

现代都市小说专辑

主编/贾植芳

白金的女体塑像

穆时英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現代創作叢刊

17

白金的女體塑像

穆時英 著

現代書局 版

1173232

No. 0367

白金的女體塑像

實價七角

著作者 穆時英

發行者 洪雲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杭州 蕪湖 開封 鄭州 洛陽 漢口 廣州 廈門 汕頭 雲南 陽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4 7,20, 初版

1—1500册

自序

人生是急行列車，而人並不是舒適地坐在車上眺望風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強迫着去跟在車後，拚命地追趕列車的職業旅行者。以一個有機的人和一座無機的蒸汽機關車競走，總有一天會跑得精疲力盡而頹然倒斃在路上的吧！

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到鐵軌上，一面回顧着從後面趕上來的，一小時五十公哩的急行列車，一面用不熟練的腳步奔逃着的，在生命的底線上遊移着的旅人。二十三年來的精神上的儲蓄猛地崩墜了下來，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標準，規律，

價值全模糊了起來；於是，像在彌留的人的眼前似地，一想到『再過一秒鐘，我就會跌倒在鐵軌上，讓列車的鋼輪把自己輾成三段的吧』時，人間的歡樂，悲哀，煩惱，幻想，希望……全萬花筒似地聚散起來，播搖起來。在筆下就漏出了收在這本集子裏邊的，八篇沒有統一的風格的作品。爲了紀念自己生活上的變遷，我把這八篇零落的東西彙印了。

一九三四，五月，卅一日。

白金的女體塑像

外七篇

目次

自序	
白金的女體塑像	一
父親	二〇
舊宅	五一
百日	六
本埠新聞欄編輯室裏一札廢稿上的故事	四
街景	一三
空閑少佐	一六
PIERROT	八五

白金的女體塑像

一

六點五十五分，謝醫師醒了。

七點：謝醫師跳下牀來。

七點十分到七點三十分：謝醫師在房裏做着柔輦運動。

八點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中年的獨身漢從樓上走下來。他有一張清癯

的，節慾者的臉；一對沉思的，稍含帶點抑鬱的眼珠子；一個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二磅重的身子。

八點十分到八點二十五分：謝醫師坐在客廳外面的露臺上抽他的第一斗板煙。

八點二十五分：他的僕人送上他的報紙和早點——一壺咖啡，兩片土司，兩隻煎蛋，一隻鮮橘子。把咖啡放到他右手那邊，土司放到左手那邊，煎蛋放到盤子上面，橘子放在前面，報紙放到左前方。謝醫師繃了一縐眉尖，把報紙放到右前方，在胸脯那兒劃了個十字，默默地做完了禱告，便慢慢兒的吃着他的早餐。

八點五十分，從整潔的黑西裝裏邊揮發着酒精，板煙，炭化酸，和咖啡的混合氣體的謝醫師，駕着一九二七年的 Morris 跑車往四川路五十五號診所裏駛去。

「七！第七位女客……謎……？」

那麼地聯想着，從洗手盆旁邊，謝醫師回過身子來。

窄肩膀，豐滿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纖細的手腕和腳踝，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裸着的手臂有着貧血症患者的膚色，荔枝似的眼珠子詭秘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輝，冷靜地，沒有感覺似地。

（產後失調？子宮不正？肺癆？貧血？）

「請坐！」

她坐下了。

和輕柔的香味，輕柔的裙角，輕柔的鞋跟，同地走進這屋子來坐在他的紫薑色的板煙斗前面的，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綠的旗袍，腮幫上有一圈紅暈，嘴唇有着一種焦紅色，眼皮黑得發紫，臉是一朵慘淡的白蓮，一副靜默的，黑寶石的長耳墜子，一隻靜默

的，黑寶石的戒指，一隻白金手鐲。

「是想診什麼病，女士？」

「不是想診什麼病，這不是病，這是一種……一種什麼呢？說是衰弱吧。我是不是頂瘦的，皮膚層裏的脂肪不會缺少的，可以說是血液頂少的人。不單臉上沒有血色，每一塊肌膚全是那麼白金似的。」她說話時有一種說夢話似的聲音。遠遠的，朦朧的，淡漠地，不動聲色地訴說着自己的病狀，就像在訴說一個陌生人的病狀似的，却又用着那麼親切委婉的語調，在說一些家常瑣事似的。「胃口簡直是壞透了，告訴你，每餐祇吃這麼一些，恐怕一隻雞還比我多吃一點呢。頂苦的是晚上睡不着，睡不香甜，老會莫名其妙地半晚上醒回來。而且還有件古怪的事，碰到陰黯的天氣，或太綺麗了的下午，便會一點理由也沒有地，獨自個兒感傷着，有人說是虛，有人說是初期肺病。可是我怎麼敢相信呢！我還年青，我需要健康……」眼珠子猛的閃亮起來，可是祇三秒鐘，馬上

又平靜了下來，還是那麼詭秘地，沒有感覺似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輝，聲音卻越加朦朧了，朦朧到有點含糊。「許多人勸我照幾個月太陽燈，或是到外埠去旅行一次，勸我上你這兒來診一診……」微微地喘息著，胸側湧起了一陣陣暗綠的潮。

（失眠，胃口呆滯，貧血，臉上的紅暈，神經衰弱；沒成熟的肺癆呢！還有性慾的過度亢進；那朦朧的聲音，淡淡的眼光。）

沉澱了三十八年的膩思忽然浮蕩起來，謝醫師狠狠地吸了口煙，把煙斗拿開了嘴道：

「可是時常有寒熱？」

「倒不十分清楚，沒留意。」

（那麼隨便的人！）

「晚上睡醒的時候，有沒有冷汗？」

「最近好像是有一點。」

「多不多？」

「噯……不像十分多。」

「記憶力不十分好？」

「對了。本來我的記憶力是頂頂好的，在中西念書的時候，每次考書，總在考書以前兩個鐘頭裏邊才看書，沒一次不考八十分以上的……」喘不過氣來似的停了一停。

「先給你聽一聽肺部吧。」

她很老練地把胸襟解了開來，裏邊是黑色的褻裙，兩條繡帶嬌慵地攀在沒有血色的肩膀上面。

他用中指在她胸脯上面敲了一陣子，再把金屬的聽筒按上去的時候，祇覺得左邊的腮幫兒麻木起來，嘴唇抖着，手指僵直着，莫明其妙地祇聽得她的心臟，那顆陌生的

的，詭祕的心臟跳着。過了一回，才聽見自己在說：

「吸氣！深深地吸！」

一個沒有骨頭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兒的膨脹着，兩條繃帶也跟着伸了個懶腰。

又聽得自己在說：「吸氣！深深地吸！」

又瞧見一個沒有骨頭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兒的膨脹着，兩條繃帶也跟着伸了個懶腰。

一個詭祕的心劇烈地跳着，陌生地又熟悉地。聽着聽着，簡直摸不準在跳動的是自己的心，還是她的心了。

他歎了口氣，豎起身子來。

「你這病是沒成熟的肺癆。我也勸你去旅行一次。頂好是到鄉下去——」

「去休養一年？」她一邊鈕上扣子，一邊瞧着他，沒感覺似的眼光在他臉上搜索着。「好多朋友，好多醫生全那麼勸我，可是我丈夫拋不了在上海的那家地產公司，又離不了我。他是個孩子，離了我就不能生活的。就爲了不情願離開上海……」身子往前湊了一點：「你能替我診好的，謝先生，我是那麼地信仰着你啊！」——這麼懇求着。「診是自然有方法替你診，可是……現在還有些對你病狀有關係的話，請你告訴我。你今年幾歲？」

「二十四。」

「幾歲起行經的？」

「十四歲不到。」

「早熟！」

「經期可準確？」

「在十六歲的時候，時常兩個月一次，或是一月來幾次，結了婚，流產了一次，以後經期就難得能準。」

「來的時候，量方面多不多？」

「不一定。」

「幾歲結婚的？」

「二十一。」

「丈夫是不是健康的人？」

「一個運動家，非常強壯的人。」

在他前面的這第七位女客像浸透了的連史紙似的，瞧着馬上會一片片地碎了的。謝醫師不再說話，儘瞧着她，沉思地，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過了回兒，他說道：

「你應該和他分牀，要不然，你的病就討厭。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點了點腦袋，一絲狡黠的羞意靜靜地在她的眼珠子裏閃了一下便沒了。

「你這病還要你自己肯保養才好；每天上這兒來照一次太陽燈，多吃牛油，別多費心思，睡得早起得早，有空的時候，上郊外或是公園裏去坐一兩個鐘頭，明白嗎？」

她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沒聽見他的話似地；望着他，又像在望着他後邊兒的窗。

「我先開一張藥方你去吃。你尊姓？」

「我丈夫姓朱。」

（性慾過度亢進，虛弱，月經失調！初期肺癆，謎似的女性應該給他吃些什麼藥呢？）

把開藥方的紙鋪在前面，低下腦袋去沉思的謝醫師聽見歪在桌腳旁邊的，在上的，好的網襪裏的一對脆弱的，馬上會給壓碎了似的腳踝，覺得一流懶洋洋的流液從心房裏噴出來，流到全身的每一條動脈裏邊，每一條微血管裏邊，連靜脈也古怪地痒起